

# 古代打仗时如何统领军队

柏舟

古代社会技术落后,“交通基本靠走,通信基本靠吼”。但在打仗时,要想指挥千军万马、灵活调度,靠“吼”显然是不行的,毕竟人的嗓门力度有限。那么,古代打仗时是如何指挥军队的?

## 军旗

军旗是古代战场上最重要的指挥工具,东西方一概如此。春秋时期,《孙子兵法》里就说过:“言不相闻,故为之金鼓;视不相见,故为之旌旗。……故夜战多金鼓,昼战多旌旗,所以变人之耳目也。”也就是说,军队的指挥在夜晚要靠鼓声,白天则要靠军旗,可见,军旗在军队指挥中起着不可替代的作用。

统帅一般会配备一面特大号的旗,作为军队统帅的象征,这种旗叫作大旆,又叫旄旆,是用动物皮毛、羽毛装饰的贵重旗帜。有的统帅则直接使用将领旗,把主帅的姓印在大旗上。

统帅身边还配备信号旗,用来传递命令。传令兵会举着信号旗通过旗语传递主帅的命令,或是举着信号旗跑到各营将领处传递主帅的命令。

通常来说,中国古代习惯将战场上的军队分为前营、后营、中营、左营、右营,每营用不同颜色的旗帜代表,用以区别。统帅根据战场变化,通过对不同颜色旗帜的运用来指挥各营协调作战。全军将士只需要看旗帜的颜色,就知道统帅下达了什么命令。

五色旗还用于指挥队形阵式。在战斗时,举青旗列直阵,举白旗列方阵等,统帅通过这种指挥方式,布置各种各样的阵型,发挥不同的战术效果。如果各营下面还分各队、各哨,那么各队长、各哨长也都配有旗帜,士兵只需要看本队旗帜,本哨旗帜,就知道该如何行动。

通过军队各层级间不同旗帜的配合,统帅能够将自己的作战指挥意图完整地传达给全军士兵,让全军士兵行动一致,发挥出最强悍的战斗力。因此,军旗的旗手必须要保证旗帜不倒,因为军旗一倒,就可能造成军队阵型混乱,军心涣散。

## 乐器

除了使用军旗,古代军队在指挥上还使用乐器。《荀子·议兵》说:“闻鼓声而进,闻金声而退。”这个“金”,不是我们常见的那种圆形大鼓,而是铜钲,一种长得很像铜钟的乐器。军队听到鼓声,就冲锋陷阵,再听到金声,就要赶紧撤退,成语中“擂鼓进军、鸣金收兵”,就是这么来的。

为什么鼓声、金声可以用于指挥军队进攻和撤退?因为这两种声音还有振奋军心、激励士气的作用。所谓“一鼓作气”,就是这个意思。

但是,因为鼓声声音小,战场上噪声又太大,为了避免鼓声在传播中走样,各个层级的部队需要配备不同的铜鼓和铜钲,通过鼓声大小和音调来表达不同级别的指挥信息。《尉缭子》中记载,将鼓的声调是商,帅鼓的声调是角,中级军官用小鼓,对不同级别的指挥官使用的鼓进行严格区分,以免鼓声不同,引起军队的混乱。两军交战之时,统帅的军令从军鼓向下依次传达,以指挥各个层级的部队完成不同级别的战术。此外,古代军队还利用鼓声不同的频率,指令军队采取相应的进攻速度。

除了大鼓和铜钲,古代军队还用其他乐器来细化指令。例如唢呐,唢呐的音色极为突出,且声音穿透力强,响起来能与整支乐队抗衡。因此,唢呐可以用于表示更多的具体指令。戚继光《纪效新书》中说:“凡掌号笛,即是吹唢呐。”号笛就是唢呐的别称,用于传递军事训练的信号。

还有可以替代铜钲的号角和号炮。号角在东汉时期由少数民族传入中原,大多用兽角做成,发声高亢凌厉,比铜钲的声音更大,更适合用

于发号施令。元朝之后,号角基本上都采用铜制,一直沿用到清末新军创建;号炮,在宋朝火药发明之前,指的是抛石机之类能发出巨大声响的东西,可以用于战争中指挥的信号使用。

火药发明之后,号炮便是指信号炮了,这种炮体形较小,方便携带和使用,而且声音更加巨大。在明朝,号炮有时也被称作“号铳”,戚继光《练兵实纪》的“原用器”篇中有所提及。

明朝时期,火枪使用较为普及,但是当时的火枪弹药装填速度很慢,需要将火铳手排成几排,以排为单位轮流射击。这时就需要用喇叭来指挥作战,队长一吹喇叭,第一排就齐射,随后退回后排装填弹药,第二排补位;队长再吹一声喇叭,第二排齐射,然后退回后排装填,依次进行。如果敌军不断靠近,在必须短兵相接之时,队长就连续吹喇叭不停,所有火铳手齐射一轮,然后全部退回阵内,由步兵负责与敌军厮杀,整个指挥过程井然有序。

## 训练

无论使用军旗还是金器,都要求士兵能看得懂旗语,听得懂鼓声号角。不然,士兵茫然无措,整个军队就会乱成一锅粥。因此,平时严格训练士兵对于号令的记忆和理解,才是重中之重。

司马迁在写《史记·孙子列传》时,关于孙武的生平几乎只记载了一件事。孙武将兵法献给吴王阖闾,阖闾看后,甚为欣赏,要求他在宫中试练兵之道,且以宫女为士。孙子让宫女们列好队形,先申明军纪,不服从指挥的斩首,然后给她们下达命令。孙子口干舌燥地说完,随之传来的只是一阵娇滴滴的哄笑声。孙子亲自擂鼓号令,宫女们依然笑成一团,在她们看来,这只是大王带她们玩的一出游戏。

由于宫女们不听从鼓声行动,孙子便动用之前申明的军法,斩首两名为首的宫女,这下其他宫女们都吓得不敢乱动,只得按照孙子的规定训练。孙子用鼓声指挥宫女可以看作军队指挥训练的范本。

只有经过刻苦的训练,部队中的士兵才能够做到识旗号、辨金鼓、明号令、分阵列、知进退,形成一支真正有战斗力的军队。明代军队中有一个歌诀,歌词为“共作一个眼,共作一个耳,共作一个心,何贼不可杀?何功不可立?”当千军万马都能够听懂、听从统帅的指挥,这支军队才能够所向披靡。



## 四川罗家坝新发现东周墓葬揭示神秘的古代巴国

新华社记者 童芳

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近日公布,在四川省达州市罗家坝遗址新发现一批东周时期的墓葬,为进一步揭示神秘的古代巴国提供了丰富的实物材料。该发现已入围2020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初评。

据现场考古发掘领队陈卫东介绍,2019年至2020年,经国家文物局批准,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联合宣汉县文物管理所对罗家坝遗址进行第五、六次考古发掘,发掘总面积1300平

方米,共清理墓葬75座,这批墓葬均为狭长方形竖穴土坑墓,部分墓葬可见木棺或船棺的痕迹,少量墓葬可见殉牲或殉人头的现象,随葬品主要放置在墓主人的身上和脚下,共出土铜器、陶器、玉器、石器随葬品1000余件。

其中M83是本次考古发掘规格最高的贵族墓葬,该墓为一座男女合葬墓,出土大量带有典型巴蜀文化和楚文化风格的青铜器,男性墓主还随葬大量龟甲、鹿角等与巫术相关的器物。

此外,本次考古发掘还在新出土的印章和兵器上发现了数量较多的巴蜀符号,时间从战国早期延续至西汉,是四川地区巴蜀符号出土最多且演变序列最完整的墓地,同时部分墓葬巴蜀印章与汉印共出,为进一步研究巴蜀图语提供了重要实物材料。

陈卫东告诉记者,本次罗家坝遗址东周墓地的考古发掘,是四川地区近年来先秦时期考古的一次重大发现,它集中展示了战国早期至秦汉时

期川东地区的考古学文化面貌和发展序列,其墓地规模、随葬品数量和等级在巴文化研究中处于重要地位,为进一步研究东周时期巴国的历史与文化提供了新的重要实物资料。

罗家坝遗址位于四川省达州市宣汉县普光镇进化村,分布面积约120万平方米,是川东地区目前保存最好、墓地规模最大的巴文化遗址,2001年经国务院批准被评为第五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